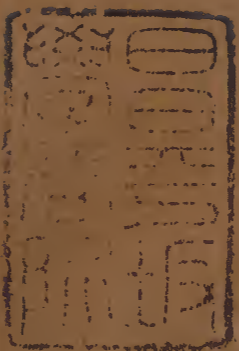


稗編

三十一

廿二



庫	文	閣	內
五	三	〇	〇
函	架	冊	號
七	架	六	〇
		九	〇
		類	漢
			書

庫	文	閣	內
三	六	〇	〇
函	架	冊	號
一	七	六	〇
		九	〇
		類	漢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14)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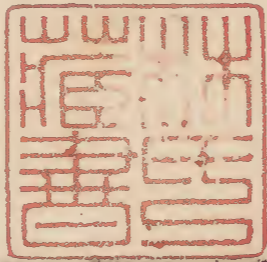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一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周禮三

宗伯

陰陽禮樂 六玉
少祝 三易

王應電

天下之聲色氣味數位皆從天地而降凡陽皆屬天
故曰天產凡陰皆屬地故曰地產人之耳目口鼻之
所按衣服居處之所寓不出乎二者而已陰德者人
之沉靜持守之體揖讓退選之節皆是也減而不已
則消節而過中則偽故以物之產于天者以作起乎
陰德使減而不至於消以五禮教之中以防其偽焉

陽德者人之流動盈滿之氣懽欣發越之情皆是也
盈而不反則放樂而不節則淫故以物之產于地者
以作起乎陽德使盈而不至於放以六樂教之和以
防其情焉

按玉備天地之全德記所載備矣圭爲直方象縱立
而貫通上下之形玉之主也璧圓虛中以象天琮八
方以象地又圭銳其首象春德之發生夏則一陰生
不若春德之盛故半圭曰璋夏象也冬一陽復天之
德故半璧曰璜秋陰盛地之德琥其半琮歟六者之
形聖人所以擬諸三才者其義精矣

又按人與天地氣化流過程子嘗言天人一也更不
分別言合天人已剩一合字但常人神氣昏塞故若
有間隔而不能通聖人生而神靈故能通幽明之故
而古之稱聖人者曰神明也其次有得氣清明者亦
與天地陰陽鬼神之氣不相殊絕故能與之脗合而
知其奧此卜筮占夢視祲馮相保章大祝司巫醫師
等官所由設也蓋王之心卽天心也王之身卽天行
也王之左右皆通乎天道者也故王心一動鬼神與
知一善一惡纖微皆與造化相爲流通內則徵之於
夢寐而占夢有獻贈之法外則動乎四體而醫師有

食治之宜明而見乎著龜以詔救政主于思患預防
非徒卜其休咎而已幽而察于鬼神以求未貞主于
固守其貞非徒求福祥而已上而垂象于三辰以詔
救政訪序事遇災而懼敬授人時非徒取必于天時
也記曰王前巫而後史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此
之謂歟然又各自有脉絡是以各專其業而不能相
通故巫祝之類不能卜筮能醫者又不能巫也子孫
一氣相承故凡醫卜天文率多世其業蓋其業專且
久則歷試而益驗誠精而愈明故能有裨于國家也
夫卜筮者彌綸天地之道大祝者掌事天地宗廟之

禮與其辭二官雖涉于藝而其道至大故皆以下大
夫醫則知天地四時之氣以治人疾故其秩爲上士
其他占夢視祲保章司巫之類則各司一事故其秩
並止中士此設官之旨也自聖學不明天人道隔人
心散而不合于天卜祝等官俱流于術數故子夏云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荀子云通于天地而不通于人曰伎夫術家各持其
說以爲專賴乎此而不知務其本非也至于偏見者
又以爲理之所無無助于國家之治而可去亦非也
孰知周公之禮切而不迂常而非怪也哉

按三易之名實與三正相為表裏學者不可以不知其理蓋陽氣始于子於律為黃鍾氣屬天故曰天開于子而周以之建正先天卦位震交于坤一陽生為復乃乾之元而所以統天者也是乃天地人之大德故周易首乾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萬物之形始于丑於律為林鍾未之衝丑形屬地故曰地闢于丑而商以之建正先天卦位正北方為坤萬物之所歸藏也坎水之所生而以勞萬物者也坤交于坤為純坤之卦不翕聚則不發散貞下起元天地人之至妙者也故商易首坤蓋周用夫陽之始

而商用夫陰之終並行而不悖也夫子為氣之始丑為形之始皆未可有為至寅而後人工可施於律為太簇事屬人故曰人生于寅而夏以之建正後天卦位為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夏易首艮艮止也止則生矣是三正三易其義一也然天地之道一元而已陰特其所收斂耳此洪範之數以陽為主八十一律但紀陽聲易書所以但為陽謀也故夫子序易以周易首乾為正時以作事九聖人敬授人時莫非所以為民也十一十二月時當寒沍未可有為故夫子論為邦而以夏正建寅為善

八尊六尊

熊朋來 後同

酒正與冢人皆言八尊小宗伯與司尊彝皆言六尊
 曰八尊者言尊之實故曰以實八尊實五齊者五尊
 實三酒者三尊曰六尊者言尊之名故曰辨六尊之
 名物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也五齊者泛齊
 醴齊盎齊緹齊沈齊三酒者事酒昔酒清酒漢儒多
 據東漢時名物說五齊三酒更代易世之後經文尚
 易通解說更難省矣大抵五齊三酒皆先濁者而後
 清者五齊專用於祭祀三酒通用於燕飲至今大祭
 祀必有投尊設而不斟太尊山尊著尊及犧象久一

以受五齊壺尊凡三以受三酒又設明水五尊於五
 齊之右設玄酒三尊於三酒之右於是八尊或稱十
 六尊然十六尊即八尊也八尊即六尊也周人備四
 代之制明堂位言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
 著殷尊犧象周尊不及壺尊說文云昆吾尊也陳氏
 禮書云虞尚陶則太尊宜以瓦殷尚梓則著尊宜以
 木著尊者著地無足壺尊當證於投壺大小戴於投
 壺皆不言足亦當如著尊無足矣虞夏殷之尊可不
 費辭說而定獨犧象周尊於世代為近自漢儒紛紛
 至今未定方且疑犧獻之音况能定其制度哉鄭司

農以獻為犧猶指定莎音諸儒因闕宮詩犧尊將將以箋文有莎飾之說又謂刻鳳凰於尊其羽婆娑以此取音於娑人謂犧尊飾翡翠象尊飾鳳凰然則曷不以象為娑當漢之時詩樂未盡廢必有樂工能識犧尊為娑音者儒者莫究好尊之所以為娑託於鳳羽婆娑然則是尊也曷不曰鳳尊而曰好尊愚嘗以詩協音考之古字莎沙同音故莎娑等字諧聲於沙此莎飾之所以音娑也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婆儀之為我犧尊將將之上文享以駢犧協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駢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綠酒

尊而異其音也說文引賈侍中云犧非古字蓋古者犧通為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為獻以其字文之相近故集韻以犧獻三字互見二韻或謂犧本虛宜反切駢犧協虛何而犧尊為素何反切疑若小異是則然爾而訶娑字音可以相入如華之為敷洩之為泄委蛇之為佗亨之音烹單之音焯二音皆不可以了義字母為拘者古人之音在易詩書者盡為後儒所變獨周禮之獻尊詩之犧尊左傳之犧象猶得存三代之舊音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為牛而鳳羽婆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

非也魏太和中青州人得齊大夫送女器為牛而背負尊王肅以為刻全牛鑿其背為尊一以為負一以為鑿阮湛則為畫牛象于尊聶氏三禮圖亦謂飾以牛犧之為牛儒者既不考古音至其形制為翠為鳳為牛曰全牛曰畫牛曰負曰鑿曰飾如聚訟之言未易歸一朱文公請從政和新圖厥後以尊口不堪施勺或疑其制未盡然豫章學官有作負尊之犧象者彼齊大夫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而王肅為王朗之子固亦魏人也宋亦有王肅多論禮器及深衣等制度此或宋之王肅所言負之與鑿有未可以臆斷者

然於施勺則負為便矣尊字或從缶或從木上古尊罍陶瓦其次刻木後範金今範金之制不一八尊之中太尊居尊宜上陶著尊宜上梓他尊則範金可也

籩實豆實

籩有四朝事饋食加籩羞籩豆亦有四朝事饋食加豆羞豆籩實之目十有八而桌重出豆實之目二十有四而醢醢魚醢重出朝事籩實麴黃白黑形鹽醢魚醢鮑魚鱠熬麥曰麴麻曰蕡稻米曰白黍米曰黑蓋以麥麵麻子稻黍末作餅飲注謂清朝進寒具口實也形盥左傳所謂盥虎形膺音呼說文云無骨脂注謂

腓生魚爲大齋蔬謂魚腹腓鮑部巧切韻書云體魚也注謂糲室中糲乾之字從魚蓋魚之糲而乾者也魚鱸之鱸音搜魚之折而乾者也鱸以腥薦鮑鱸以乾薦糲字按說文火焙肉恐是鮑者火焙而乾鱸者日曝而乾故均之爲乾魚而異名也鱸爲無腹腓則無鮑魚鱸皆魚也朝食爲米食寒具魚乾之屬可夙具者也饋食籩實棗栗桃乾榛榛實注謂榛爲梅謂榛似栗而小饋食始備果實也加籩菱芡栗脯注謂菱芡也謂芡雞頭也或云四角三角爲芡兩角爲芡鄭司農以栗在加籩饋食重出作菱芡脯脩薄析曰

脯施薑桂曰脩言脩治脯也蓋籩糲餌粉糲注謂熬成豆米曰糲說文熬米麥通釋燭乾米麥要之米麥豆皆可爲餌者也注以粉爲豆屑米麥豆亦皆可爲粉但粉以豆爲明滑故專以豆言之餌與糲名實相近合蒸曰餌餅之曰糲疏云糲與粉爲一物糲者搗粉熬大豆餌言糲糲言粉互相足也鄭康成云二物皆粉稻米黍米合以爲餌餌不餅而糲作餅今之糲糕名出於此凡今俗下餅餌糲糕其制多出於古人其名已載於經典觀於籩實可見也朝事豆實韭菹醯醢昌本麩藟菁菹鹿藟藟菹麩菹莊魚切說文

酢菜也今俗以菜拌中漬菜皆菹之遺法醢吐感切注謂肉汁說文謂血醢醢者說文肉醬醬音泥亦醢之異名注謂有骨曰醬無骨曰醢凡作醢及醬者先膊乾其肉莖之雜以梁麩鹽酒置瓶中百日即成今俗用醢醬皆醬醢之遺法昌本昌蒲根也菁菹蔓菁菜也菹菹鄭司農作菹杜子春音卯曰鳧葵也康成疑菹不堪菹從杜說按魯頌薄采其菹釋文云即蕒菜也麋鹿麋三醬皆莖骨和肉為百日醬皆在朝事之豆亦取晨朝易於夙辨饋食豆實唯葵菹在七菹之列餘皆醢醢葵菹羸醢脾析醢醢蟹蚘醢豚拍魚

醢葵為百菜之長故饋食豆實首葵而他菹莫配焉脾析蟹豚拍皆五醢中什目脾析牛百葉俗呼牛胃為百葉已見周禮注矣蟹說文大蛤豚拍之拍先鄭讀為膊言脅也三者近於醬醢而曰醢醢者以百葉諸物細切之和以醢醬不待甑中百日而成故別為醢之名醢從韭宜用菜若昌本深蒲作醢固宜百葉蟹豚之肉亦可縷以為醢也羸注謂蜺螭按方方言燕趙間以為蜘蛛韻書以為蝸牛蜘蛛蝸牛非可食者疏釋引爾雅為證彼爾雅乃訓詁之儒集經注以為書或疑內則有蝸醢恐是蜺螭蝸牛之謂然內則

之蝸乃力戈切集韻古螺字作蝸韻釋云蚌屬也非
蝸牛之蝸矣陸佃直謂蝸牛可醢蓋爲禮注所誤爾
羸即螺字亦作蝸韻書以爲香螺也羸注謂小蛤韻
書以爲蚌狹而長者蚶醢之蚶漢儒相傳爲蚶蜉白
子亦恐不然蚶蜉未必可食也取白子傷生 二
也按天官有鼈人掌取互物祭祀供羸羸蚶以授醢
人則蚶與羸羸皆當是螺蛤同類旣掌以鼈人之官
可知爲水族之產若以國語爲證則國語亦但言舍
蚶不取未嘗指蚶蜉之子可取而食也唯夏小正於
二月言昆小虫抵蚶其傳曰蚶蜉卵爲祭醢夏小正

本文無幾其解說處多是漢儒附會未可盡信按月
令方春和時毋殺孩虫胎夭飛鳥毋麝毋卵豈有二
月正春殪蜚穴以爲豆實之奉哉巷伯成是貝錦注
以貝爲餘蚶貝之黃質白文者或可爲鼈人互物之
證蚶或從身醫書云食之益壽明目豈必蜉卵而後
謂之蚶哉鼈人春獻蜃以爲醢故小正以二月抵蚶
此雖流傳已久而必當改正者小正以蜃爲蒲蘆朱
子以爲其書不足信愚於蚶爲蜉卵亦不敢以爲信
唯魚醢用魚可免注者妄言矣加豆之實芹菹兔醢
深蒲醢醢落菹醢筍菹魚醢芹楚葵水菜類蒿深

蒲或云素耳或云蒲始生水中奕詩云其藪維何維
筍及蒲知蒲可爲藪不必曰桑耳也落有苔迨二音
鄭注云水中魚衣即苔也今海鄉之人乾苔以爲菹
或疑落字從竹爲落箭筍竹萌不思箭萌亦筍爾既
有筍菹安用箭萌籀文竹草相似其爲苔菹何惑焉
兔醢用兔鴈醢用鴈魚醢用魚如上文羞豆之實醢
食糝食醢音移鄭司農云以酒醢爲餅疏云若今起
膠餅康成曰饗賈氏曰粥禮記有稻醢黍醢周禮亟
稱於醢酒正之五飲漿人之六飲皆用醢也糝食鄭
司農云菜餼蒸康成曰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

之米二肉一合煎爲餌鼎卦公餼之注云糝食也震
爲竹竹萌爲筍餼之爲菜則糝食未嘗不用筍菹之
筍也糝食醢食在七菹之外豈惟竹萌唯所用之豆
實有五齊七醢七菹三鬱二食五齊之齊注作壅昌
本深蒲脾析蜃豚拍七醢醢魚兔鴈蠃羸蚘七菹韭
菁菹葵芹苔筍三鬱麋鹿麋今孔子廟丁祀菹醢多
不如法不考周禮故爾邵氏錄云劉夢得欲用糕字
作九日詩以經典無據不敢用宋子京按周禮粉餈
之注作九日詩云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
豪俎豆之事不得以未嘗聞爲解周禮無所不該今

非川利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儒往往拘牽舊註故因籩實豆實詳及其名物

昏問

羅願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
聖人爲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責之成焉
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
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
故取是年以爲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爲二十三
十者期至於此而不可過爾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
大爲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
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

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
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聖人知夫
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寧引而伸之主於二十有三
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爲一定之辭
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毋過
三十女十四以上而嫁毋過二十豈不明哉曰若然
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及也柰何曰古者
昏禮之費省美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豚
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成之
後至於冰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爲無暇案其

年而爲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爲十九而娶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爲也若孔子之娶則孤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重孤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缺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絕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爲是也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爾夫嘉事常在秋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爲期又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

秋以往凡男女之至於是年者各爲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爲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其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威以下娶于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

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已之外親而其子
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義孰爲重曰
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也不敢有所議
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
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
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鴈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
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王之君聘以穀圭鴈大夫之摯
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鶩無
常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
能者御之昏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

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
必男子御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

司馬九畿

王應電後同

九瀆脩明天下邦國自是平治因時有變通故曰建
制以九等之畿封以五等之國遠近大小各有封疆
限界故曰以正邦國此職方量人之事也以九儀之
命正邦國之位使有隆殺等級故曰以等邦國此宗
伯行人之事司馬與之通職共掌者也賢而有德者
進而用之能而有功者賞以興之則人莫不作起于
事功司士諸子主辨論官材司勳掌賞地之法皆是

也諸侯各自爲守建以九州之牧立以要害之監然後邦國有所維繫大宰所謂建牧立監也爲三軍二軍一軍之制詰姦慝而禁之所以糾率邦國凡環人匡人揮人皆其事也制其連帥等職各以其所能分以服食等貢各以其所有爲王國所任此亦職方氏之事也列國都邑皆有簡冊以稽其人民車馬器械之數然後得以用之此原師之事也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平所以使邦國相安而無外患之侵此掌固司險之事也制地大牙相入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

而使邦國大小相和此形方氏之事也夫畿封先定天下之政如綱之舉而可施故爲九法之首邦國立矣亂之所生則儀位以爲階故正名分爲先異賢能而後人心作起于事功故進賢興功次之有王官而後天下之政出于一故建牧立監次之足兵而後奸雄不獲逞故制軍詰禁次之夫四海之財孰非天子之富天下之險孰非天子之守方域又安然後得任用而使之故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又次之然不能治其相凌霄豈協和萬邦之道哉故比小事大終焉此九法者皆天下之大政邦國所以均平而

大司馬所以佐王者如此軍旅祭祀喪紀會同賓客
五者國子之已仕者司士掌之故此未仕者諸子掌
之也大事謂軍旅之事太子于王在國曰居守在軍
曰撫軍故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于太子蓋天子將
其父兄而太子將其子弟所以無意外之虞也唯所
用之唯太子之命是從不得辭劇就易避勞趨逸以
方命撓法也若有兵甲之事謂欲用之以戰也授以
車甲使之陳力就列合于卒伍使之相保置其有司
使有統率以軍法治之庶幾無不用命者是從容于
冕弁之流以從事于干羽俎豆者無不可以披堅執

銳而折衝禦侮如詩稱魯侯之四矢反弓以禦亂兮
是矣司馬弗正凡兵皆司馬所統唯此則不與也國
正弗及太子每事毋得專行唯此則國有司不得以
常法繩之也或疑太子爲將有功不加賞無功則得
罪從此始萬世之大戒也周公豈慮不及此哉是不
然左傳所言謂君受讒而有疑貳于太子故使之爲
將以中傷之所以不可此則專以太子監國言耳一
則天子在外居守之事莫大于此非太子其誰尸之
一則古之稱君德者曰文武曰聖武太子者天地民
物之本豈徒仁柔之爲尚使之習于武畧庶幾臨變

荆川系錄卷之三十一
故而無恇怯此與天官職大事王親戒于百官同義
一則司馬于兵無所不統而太子將其子弟亦防微
之意是故天文氏宿主東宮之位而其下有騎官騎
陣將等星天象昭昭如此豈可以是而疑聖經哉

司寇屬官

司約司盟
冥氏

司烜

司權凌人

按天地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萬姓戴君之心
生于其性此王者立國必法網周密使不軌之徒不
得而逞然後能保其社稷以爲斯民主若八成之類
邦爲邦賊邦謀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擣邦
令不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者攘竊奸宄盜其君

者也邦朋邦誣不利于國欺其君者也苟縱而不問
必至于亂亡相尋司寇所詰之姦慝莫此爲大此士
師所以定爲八成必誅無赦蓋國家安則斯民乃安
孰謂周公非公天下之心也哉

聖人于秋官之設屬恒主禁之于未然防之于未形
民之道貴柔不貴剛禁殺戮皆強梁武斷之事也人
之從善當獎勸而不可以阻尼禁暴氏皆以奸慝犯
禁而不成人之美者也道路河渠之紛紜不良之所
逞也深山大澤幽夜之中藏奸之所也水火有大利
而亦有大害不可以不防酒者人之大欲而亦有大

之祖父轉相告戒崇降罪疾諄諄然若生者之相告語金縢之辭周公亦若親對其祖考而言者盟載之法其亦此意耶夫薰蒿悽愴洋洋如在此鬼神之情狀福善禍淫乃理之常無足怪者但天網恢恢未必屑屑居民間以司禍福耳然人心所向氣必至焉要其所中者多矣是故展禽有言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史職之晉為城成周之役薛宰不肯役于宋云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其舊土彌牟謂宋仲幾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

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夫盟約一定數世賴之可以輔政省刑此周公所以不廢也至于德又下衰民偽日滋又昧鬼神之理視盟詛為戲神亦不靈而人益不信之君子屢盟詩人以為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必亡又曰德之不競尋盟何為信之不繼盟無益也盟詛之法於是廢矣葉氏有言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五帝非無誥誓也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特耳今觀虞書帝命禹征有苗而作誓呂刑稱禹苗民以覆詛盟則知葉氏之言為信也

井川和經 卷之二十一
奉其明水火詳見司烜氏夫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
夏官司燿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
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
也蓋五行之德土氣冲濁而不明木氣溫昏而不清
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內影其光藏匿而暗唯夫
金之爲德于行爲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
燥烈月至此則皎潔萬物之在宇內者夷革者
革靡不濯然鮮潔此秋之爲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
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必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
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明火明水先王所以

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于大司寇而特設司
烜一職以掌之此周禮一書所以與造化周流而無
礙也歟

按萬物之所以得生者陽陰二氣而已陽之盛爲火
之熱而物資之以暢茂條達否則萎而不榮陰之極
爲冰之寒而物資之以縮聚凝結否則散而不收然
火有出入當出而太早則過盛而爲災當伏而不伏則
錯行而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納火也冰有藏啓藏
之以抑伏藏之火俾之滅息啓之以發沉伏之陰俾
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夫天地之災猶人

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太過則陰血不及偕而百疾作故治疾者以滋陰降火為主天地之氣亦唯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于是乎有災是故夏旱則秋澇冬雷則春陰凡震電冰雹烈風甚雨皆陽驅陰急疾所致也故調元者亦以宣陰助陽為貴司燿凌人皆此道也

又按自古聖人為網罟以佃漁之後人之于禽獸虫魚縱之則傷義過殺則不仁周禮于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而治教政刑于是分掌焉故天官之獸人獻人鱉人曰時田時獻時籍總執其佃漁之政使不暴

天物也地官之虞衡掌山澤之政令厲禁所以長蕃鳥獸草木也春官之大司樂樂六變而致羽翬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掌政而有服不氏以服猛獸射鳥氏以毆鳥鷩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馴之以攻取之政而况于負固放弒之國乎秋官掌刑而有冥氏已下十二官則凡猛鷩昆虫與夫托于神姦而為害者並不能逃夫刑罰之威而况于姦慝暴亂之人乎分之則有覆載生殺之異合之則均有曲成之責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又天官不當司小事而有獸人以下四官以屬于膳夫之役夏官主

正不服之鳥獸而有羅氏掌畜之官則以夏主朱鳥且既主服猛而又云教擾周禮設官亦有以類相附不必太拘政刑之事實相表裏不必太析也

按服不氏主服猛射鳥氏掌射鳥皆司馬兵家之事羅氏掌羅鳥蓋離爲網罟掌畜養鳥南方爲朱鳥之象故四官並屬夏官云或曰鳥獸與人其受氣稟命好生惡死亦何所異至其五倫之德或有人所不及者又如牛耕大守有功千人皆殺而食之至若魚潛在淵鳶飛戾天於人無患與物無爭也射而零之羅而致之畜而殺之無乃非仁人之事乎口天之生

物非食氣則食形食氣者無形一盛則必一衰食形者有迹一生則必一死故天下之動物未有不食物以爲生者但天地之生唯人爲大古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其爲生民之害多矣聖人爲之弧矢網罟而以射以佃以漁一以資其養一以除其害然後人得安其居故粒食者猶爲第二義也苟如佛氏之說以謂譬彼鳥獸之心以爲心而務于不殺牲則彼樹植之中盡爲鳥獸區寧使鳥獸食人之食而人顧忍饑坐斃耶且豺虎有仁禮矣而有隙則食人黑鱧知君臣矣而自食其子至其害物聚麀乃禽獸之

常縱人不食之而其類必自相殺而不存故人未嘗食猫而猫亦不蕃于犬豕未嘗食燕而燕亦不多于鴻雁又如海中有魚自食其八足蜻蛉自食其尾蓋隨氣化而生隨氣化而死雖不食亦必至于漸滅者至于六擾與夫畜鳥又非人則不生故自人生之而自人用之與夫不耕駕之牛不田守之犬安得割人之食以養此無用之物亦未免于用之也不然豈以自古聖人之智而反出于愚夫愚婦之下哉雖然天地間物咸稟天地生生之性人與之同處其中安得獨以其知而殘虐之觀其父子牝牡方生聚熙熙頃

刻間而駢首就死故有前知其死而垂淚就繫縛而哀鳴殺訖而蠕動或庇其類或救其子則不知有其身其情狀甚爲可矜人豈得無惻隱之心哉故于邦國苑囿之地必爲之厲禁聽其生長蕃育于中使無知之民不得以非時而傷其生育之性若周禮之特田時獻時籝禮記之豸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罽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此皆所以不失其時也禁麇郊禁毒矢射禁澤之沈不殺胎不夭夭不覆巢此所以不得戕其性也雖四時之田而猶存夫仁義之道蒐者搜取禽之不孕苗者爲苗除害獮則順

秋令而以殺為事狩則取冬物之成而以大獵為義
蓋正名其罪以示伐取之意若非無罪而殺之者以
至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
豕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與
夫耕牛乘馬守犬老則養之而不忍殺死則埋之而
不忍食在我則惻怛慈愛常周流于取用之中在物
則雖義宜伐取而常沾吾覆育之澤此育物之仁與
田漁之政所以並行不悖與彼窮口腹而漠然無情
者豈可同日語哉

考工記金錫

熊朋來

攻金之工如築冶鳧桌段桃以今工料言之宜用銅
鐵等物為多特總名曰金錫以分六齊六分其金而
錫居一為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為斧斤之
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為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
居一為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為削殺矢之
齊金錫半為鑑燧之齊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堪為
斧斤戈戟矢刃哉桌氏改煎金錫定火候以青黃黑
白之氣而使以鑄量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能聲中
黃鐘之宮哉觀史記平準書及漢食貨志亟稱銀錫
漢武帝造銀錫為白金可以見古者銀與錫通稱白

金考工先秦古書當時蓋以錫爲銀鉛之總名說文
謂錫曰銀鉛之間稍近古意徐氏不察考工金錫之
說殊失許叔重本旨周禮卅人職金皆言金玉錫石
蓋銅鐵銀錫皆取卅煉成言錫而不必枚舉銅銀鐵
也嘗歎漢儒拘爾雅之文於卅人之注直以錫爲鉛
鉛爾雅專以銀爲白金不思漢時固以錫爲白金其
注鐐銀飯金名物瑣細而於考工金錫之義乃無所
發明曾不若說文能合錫鉛以言錫也職方氏於揚
州言金錫荊州言銀以今出產之地言之則銀在揚
而錫在荊錫亦銀也特以荆揚地利互文見之爾若

如今人分別銀錫則考工所謂金錫於理有不通者
故著其說使讀考工記者無惑焉今世用物銅鐵爲
多經文絕少言銅亦罕言銀鐵考工言金者鐵銅在
其中言錫者銀鉛在其中合而言之摠曰金錫爾聞
決銀者言錫能賊也金似不宜混合然物各有用攻
金之工不一銅鐵及鍤銅得銀愈佳鑄銅得鉛益骨
金錫相湏尚矣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
乃人情之必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
醜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
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
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
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脩隄防以制之方用切駕之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一

禮經四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
乃人情之必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
醜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
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
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
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脩隄防以制之方用切駕之

荆川稗編卷之二十一

荆川雜錄 卷之三
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
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亨之濫觴土鼓乃雲門
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
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宸臨朝述
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
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
譬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
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
廢政教頽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

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
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
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類綱暫
理而國異家殊異端僉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
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
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
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是於博物通人知今温
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乃以所見各記舊
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
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

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旣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旣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

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賈公彥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正義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

荆川雜錄卷之三十一
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畧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
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
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
但年代綿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
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君之用事五
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
出握機矩註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
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
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

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
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
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
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
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
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
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
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鑕燧
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
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又帝王世

紀云遂人氏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於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爲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註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爲說也案易

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菁稗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菁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卽田祭與種穀相協土

鼓箛簫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卽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言不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羲以後至黃帝吉凶軍賓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羲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羲之後何

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爲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摠陳虞夏商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註太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不言夏

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王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爲體儀禮爲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爲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

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爲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爲禮賀瑒云其體有二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

準緯侯之文以爲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
霸行義若夫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
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爲靜默之教
故云此也禮爲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
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
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
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
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旣周禮爲體其周禮見於
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
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

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
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
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
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
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
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
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
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
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
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

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爲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爲聖履之爲賢是也既周禮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爲上儀禮爲末故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

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後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

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

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爲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水平初時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徃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授傳不復繁言也

禮記

通考

禮記二十卷鄭玄注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

井川和編 卷之三十一
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
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
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
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
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陳氏曰漢儒輯錄前
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
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
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夾漈鄭氏曰
戴聖爲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爲揚州刺史聖
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而聖子賓客爲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
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
不造門謝恩戴聖爲禮家之宗身爲賊吏而子爲賊
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朱子語錄曰禮
記有記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
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
曲禮少儀看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
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
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有許順
之者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

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鄭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使用此等人議之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禮以情爲本

鄭樵 與論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還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于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爲未足積而至于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卽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

荆川和經卷之二十一
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
跪其本則敬而已喪記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
已祭禮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
之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冒
絞紵可以爲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
以爲享匏葉兔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
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
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
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
謂觀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夷耳一旦
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
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者因而尚
赤戎車乘翰者服而乘駟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
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捨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
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
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
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于文方
以臺門納陛爲貴吾故以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

羽籥爲羨吾欲以蕢桴土鼓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
壘搏著搏而加以犧象因其雞彝斝彝而加以黃目
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鈞車大輅而加以
玉輅于以示天子之尊于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
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者商周之初
皆積累數百年而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出
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爲一朝之盛徹田爲糧公劉
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爲天下
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臯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
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

得有臯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
而定三雍之制使諸侯而得觀臺泮宮而不得爲靈
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于
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缺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
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
記體履或雜敘得失編而錄之以爲此記漢興孔家
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三百一十四篇漢興記數萬言
於后蒼號曰臺雜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三十一

并川釋經 卷之三十一
篇集而上 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一篇孔子三朝

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

樂記三十三篇凡五種合為三百十四篇 大戴刪為

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

位月令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于世謂之禮記禮

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 其言

委瑣有放飯齧骨之語而五禮之本無聞焉 王制著

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

秦世之官 太尉 緇衣本乎尼子而改魯論之文 教之

以德齊之以刑取夫子之言 而增損之禮運載夫子

之說 大道之言 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

稽之說多牽夫子之諸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世

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

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

所誇大者王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

載養老三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

禮記出于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

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各儒擇冠婚喪祭

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中庸

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

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矣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故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今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尚重於依違而不決况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

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並傳小戴學

○大戴

五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小戴○盧植

○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爲之註 唐孔穎達疏

三代忠質文

考索

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誰歟漢儒之說也董仲舒

荆川雜錄卷之三
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政當用此也漢繼
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司馬遷亦曰夏
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
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救莫若
以忠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矣自三代而後學者皆有
是說必欲忠質文之迭救而後天下可以無弊蓋自
仲舒唱之也然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
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
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漢儒乃孜孜

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
世之道也粵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革則君臣上
下無別人倫不明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
乃爲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子君臣
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文也者所以使萬
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堯爲文思舜
爲文明禹爲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
至此而後變朴而爲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堯舜
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僞日滋先王防
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爲有

荆川雜錄卷之三十一
間周之文比夏商爲尤盛上古捍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墻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頤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

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爲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爲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强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旂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旣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爲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爲先也奈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爲文之弊耶如漢儒之說是堯舜之時天下已文矣夏商乃厭文之弊而從尚古之質至周復以文救夏商之弊且秦燔典籍漢復詩書豈

非以文之無益耶尤而效之謂之救弊其說不可長也蓋其意以周之文爲煩文末節之紛紛故過爲此說耳韓退之唐之人傑也疑若可與語此其作本政乃曰周之政文既弊也後世不知其弊其有作者黜文貌而尚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蓋亦習聞此陋說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不爲之辨則帝王經世之道不明於天下深美夫子從周之意漢儒誤周之說吾於此亦未知其所止也

魯僭禮樂

漢儒記禮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魯

世祭以天子之禮樂後世信之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廟之禮史角留爲魯後爲墨氏之學然則二說孰是

謂魯用天子禮樂其說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以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之禮樂賜魯始壞周公之禮典乎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故成王非庸君伯禽非妄人必不爲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啓後世僭擬禍亂之門也或疑其非成王時

荆川雜錄卷之三十一
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彼其意以謂治朝賢主則禮典不紊衰主辱君則賞賜濫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爲次國大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豈得無賜齊楚晉宋肯嘿然而已乎彼肯以爲上世無功德乎以晉文之霸襄王籍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哉可知其說亦妄意也二說旣不可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之也其何以然曰魯自爲之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

知之也夫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此聖人傷衰周之亂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惟名分一不正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故諸侯僭擬相仍冠履倒致無所不至隱公六年書曰初獻六羽言於是始僭樂而踰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書禘八十有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乘大輅載弧韜設兩觀舞八佾僉用天子禮樂其勢至此耳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直僭

稱王無所顧忌春秋魯史也書一魯如此以見諸侯皆然先儒不究事意直以魯之所行為他國之所无故有成王平王賜之之說以魯為受賜則晉之六軍禘祀亦賜之耶吳楚僭號亦賜之耶觀此決知二說之非而魯自為之也然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聖祖后稷以魯為合用盛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擅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荆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

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以叔段之凶惡不弟而詩人稱其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而詩人稱其德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有欒盈而不知有晉趙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懷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為盛於春秋則以行郊禘為僭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矣非謂其言之公當也學者不知此理反捨春秋而言魯頌不已

惑乎

大射之義

古人以所射之禮謂之侯不必過求其義漢儒所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之射而侯取諸侯之義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說誠可信乎

自漢儒以私見臆說作射義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其於古人所射之禮謂之侯者其義已失之矣及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

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說抑又惑焉夫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功德之後或甥舅之國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必親之敬之賓之友之無敢失禮而後責其臣順豈有諸侯無事以禮物以射諸侯之義不亦禽獸之仇讐也哉如此則待之不以禮臨之不以仁能使諸侯之服乎周襄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貍首射之貍者不來也欲以警不來者晉人怒殺襄弘而愈不服夫弘一射不來之獸已犯諸侯之怒如此况天下諸侯無忠邪無賢否

王室不禮待之而無故開嫌召鬻寓意所射之物何
爲也乎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服諸侯矣
何待一射之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
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
爲諸侯愈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但大射一中便得
列土乎鄭氏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爲諸
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
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
有慶而益地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爲
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

其說直云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昔
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爲諸侯師
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
失辭晉固爲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爲雋耶自是齊人
背晉干戈相尋投壺之語有以啓之爾以此知古人
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射之必不如鄭氏
所說明矣然射義一篇非援古人之辭其自言者皆
非也射者特一藝爾人事之最末也稷契伊周未聞
其能射也羿逢蒙由基之徒能射者果何若人乎今
而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則謹其容體比

於禮其節奏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不然不得與
夫禮樂不有於內而徒行於弓矢之間吾見貌堯舜
而心跖桀者不可辨也古之取士者未嘗不聽其言
觀其行而試其功而後不失人未聞以射爲先也惟
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
此雖漢儒臆說而猶在賓興三物之禮也然所以啓
鄭氏之妄談二禮之申禮或曰古者不以射禮取士
何謂侯以明之乎曰此二禮所據以爲說者此也舜
曰欽四隣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金生哉舜爲此言豈爲當世之士君子

發哉若夫四隣之臣世之小人其有不在庶頑之重
罪者則猶可揃拭而勿棄之侯以明其藝撻以記其
過又書其非庶幾與之金生舜謂侯與撻同施是直
小人者爾烏有賢者但試以射又撻其過耶據此而
謂古者選士之法則撻以記之亦舜取士之意乎知
此漢儒之說謬妄尤可知也

論語註疏解經序

何宴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
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
相常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

新刊群經一覽卷之三十一
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
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
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
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
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
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
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
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
之齊古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

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
間爲之訓解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
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
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何宴等上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
乎孟子自昔仲尼旣沒戰國初興王化陵遲異端並
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
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澤水懷山
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

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群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為之音釋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三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偽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與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為之

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孝經註疏序

傳注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之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脩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

并川和經卷之三十一
所寄知其法者脩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
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
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
裏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
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
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
子洎遭暴秦焚書金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
經河澗顏芝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歷晉
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
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

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
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群儒學官俾其集議是
以劉子玄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
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
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
者用爲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爲八
分御札勒于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序

唐明皇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
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

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

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剪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常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爾雅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禱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詮備並多紛繆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諺俗之志錯綜樊

孫博關辭言剗其瑕礫塞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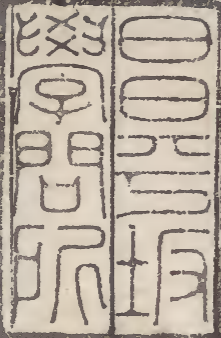
爾雅註疏序

邢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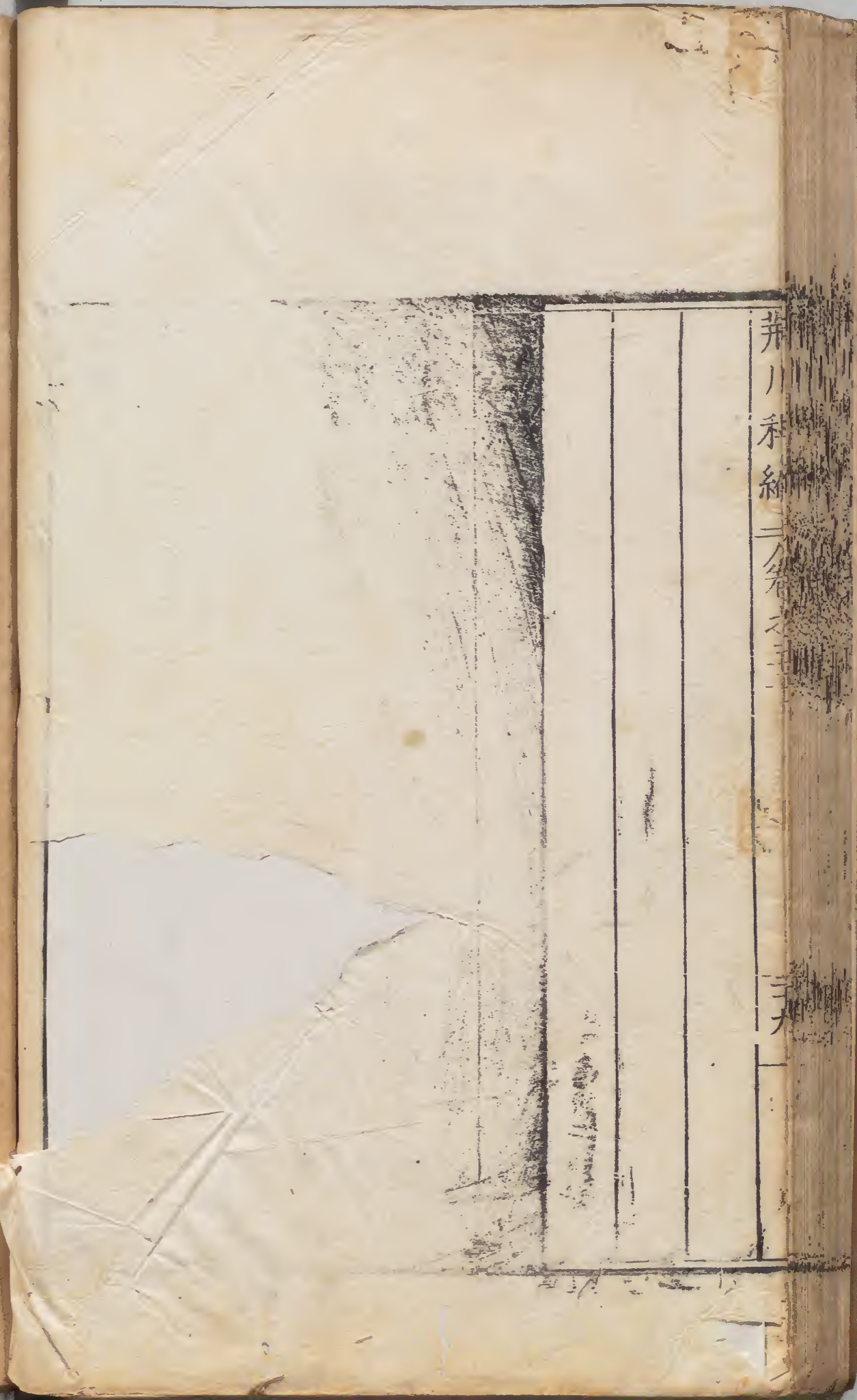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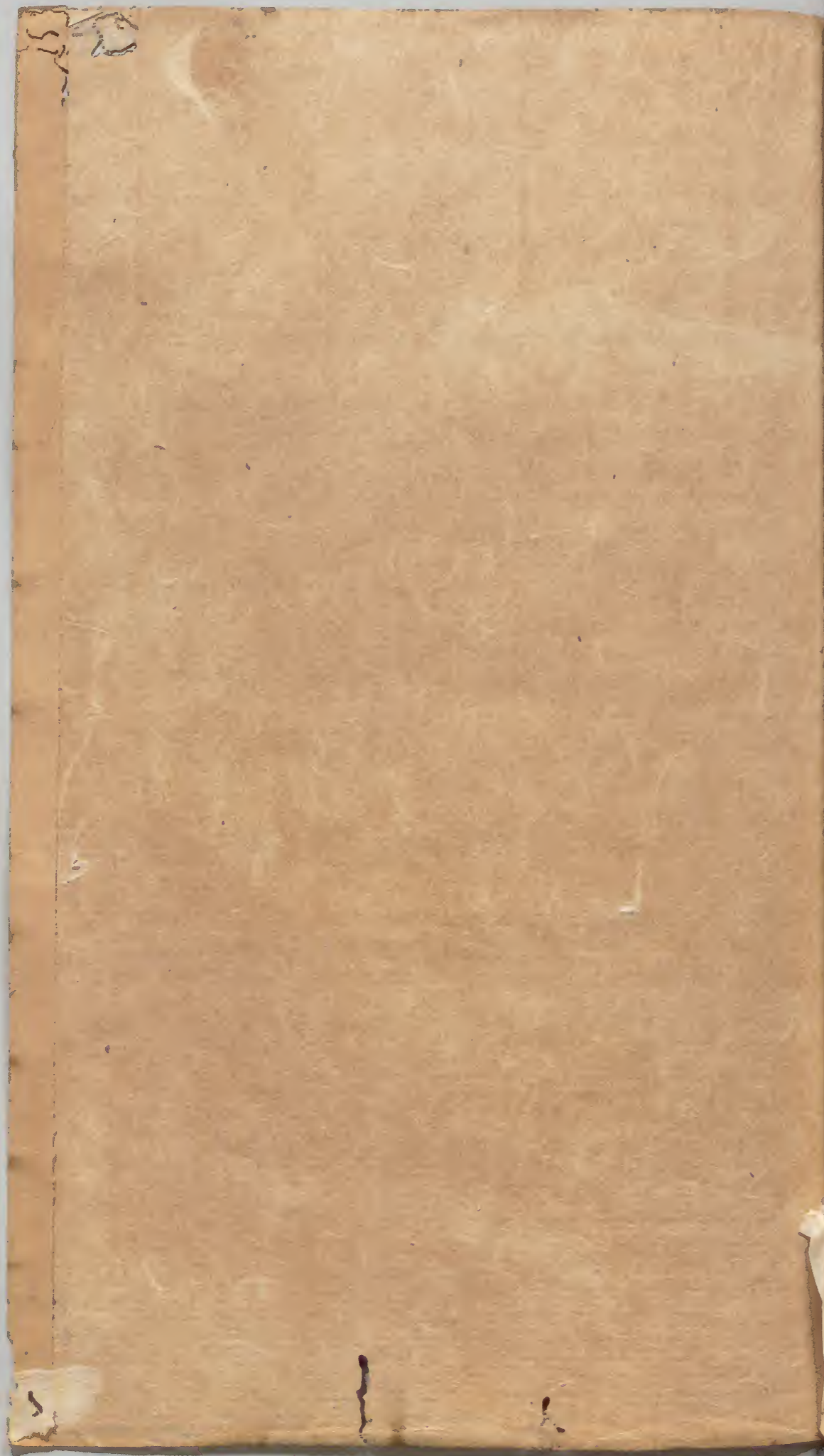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註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醜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繇是聖賢間出詁訓遞陳周公倡之於先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

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粲然又特
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寢微發揮之道斯寡諸
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旣辨斯
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注者則有健爲文
學劉歆樊光李廵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
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具得六經之旨頗
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
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旣奉勅校
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
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

外郎直祕閣臣杜鎬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雖上遵
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略謹序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十二終



芥川利綱
三卷之五

三九

